

诗歌港

军魂

李辉

当你再度凝望那猎猎军旗，
已是耄耋之年。
激动的泪水，
流过曾经年轻而坚毅的脸庞。
这一刻，
仿佛又回到了那炮火连天的战场，
与那些曾经过命的兄弟一起发起冲锋！

听，
南昌城头那一声枪响，
如破晓的号角，唤醒了劳苦大众。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那惊雷般的宣言，
开启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篇！

看，
四渡赤水的神勇，
突破乌江的顽强，
飞夺泸定桥的传奇，
遵义会议的光芒。
冲破围追堵截，
翻越皑皑雪山，
跋涉茫茫草地，
会师圣地延安。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将中国革命的火种撒播传扬。

冲啊！
弹已上膛，刀已磨亮，
长城脚下筑起铁壁铜墙，
太行山上谱写英雄篇章，
林海雪原锻造铮铮铁骨，
芦苇荡里编织天罗地网。
神州大地昂起不屈的头颅，
大刀卷刃处绽放血色海棠。
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把侵略者埋葬！

来吧！中华儿女，
上甘岭上的坚守，
铸就不朽的脊梁；
长津湖畔的冰雕，
凝聚永恒的坚强；
一口炒面一把雪，
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军。
抗美援朝就是保卫咱们的家乡！

当硝烟散尽，
胜利的号角嘹亮吹响，
天边，和平的曙光在东方绽放。
牺牲的战友啊，
化作星辰守护着大地，
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扬帆远航！

战鹰在长空呼啸，
是当年冲锋号的回响；
北斗星群闪烁的轨迹，
勾勒出你们年轻时的模样；
犁开深蓝的航母舰队，
把甲午海战的耻辱涤荡；
东风导弹使命必达，
似青铜剑芒刺破百年沧桑；
浩瀚太空中的“天宫”“嫦娥”
把世界和平的福音奏响！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让我们把军旗染得更红，
把长城砌得更长；
将使命扛在肩上，
把责任铭刻胸膛。

战友们啊，
一杯烈酒，寄我哀思泪湿衫，
一个军礼，使命担当记心间！
把酒问青天，
让银河醉成蜿蜒的黄河长江！

风物咏

方山记游

林春山

海拔404米、方圆15平方公里的方山位于栖霞市观里镇东部，这里曾是山东省最大的柞蚕养殖基地，全国三大蚕场之一。山上一马平川，属玄武岩地貌，植被以柞树为主，其次便是覆盖满山的黑松树，间或也有其它形形色色的灌木。地上有特产野蘑菇、灵芝等，最具特色的是白皮芽，其叶芽和叶片可以炒制茶叶，香味浓郁，是茶中上品。从空中俯视，方山酷似静静卧在大地上的一只神龟，故又名龟山。

我的家乡在栖霞，但我却很少与方山近距离接触。只在二十年前的深秋到过山顶。当时，或许是自己心境的缘故，虽觉景色很美，却是那种悲壮的美、萧瑟的美，除了松树还有生命的绿色，其余的便是一片苍茫。

今年仲夏的一个周末，无意中读到书中讲的栖霞八景中的“方山夜市”，我忽然就有了想去方山一游的冲动，便约上三五文友，驱车直奔方山。

从山下到山顶，水泥铺就的环山路很平坦，与二十年前截然不同，那时还是石板路，坎坎坷坷很难走。路两边，高大茂密的墨绿色黑松树像列队的士兵，以威严的姿态向游人致敬；树下，一堆堆、一簇簇的野花灿烂地盛开着：红色的百合、紫色的丹参、蓝色的桔梗……真是万紫千红，这些植物大都可作中药材。那热烈的红、沉稳的紫、妖冶的蓝，五彩缤纷，打扮了仲夏的方山。

赫然井是方山最负盛名的景点。我们一行人每人一根木棍，一边拨拉草丛，一边艰难行进，过“皇帝松”景点不远，就是赫然井了。相传赫然井直通大海，那些古老的传说，让这里充满了神秘色彩。倚在赫然井的石壁上眺望方山，青山如黛，满山叠翠，宛如天上掉落下来的颜料盒。微风吹过，绿浪起伏，如潮起潮落，人置身于此，就像一叶扁舟在随波逐浪，在茫茫大海上启航远行……

探幽揽胜后，天色已不早了，我们意犹未尽地往山下走。一行人小小的身影，渐渐被淹没在绿色的柞树林中——我们竟然迷路了！转来转去，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在手机导航定位的帮助下走出来。不过，我们也收获了意外的惊喜，有缘拾到了方山灵芝。路边，野生的桑葚树上结满了紫莹莹的果实，也好像专等我们这些有缘人似的。我们欣喜地奔过去，享受着它无私的馈赠和醉人的甘甜。

在山下的村口，我们看到一处热闹的所在。那里是一处冷风库，一长队的三轮车上装满了红艳诱人的水果，车上的果农一个个笑吟吟的。原来，他们在此存放水果，等待反季销售。看到这场景，我忽然想到，这岂不正是一个现实版的“方山夜市”？

方山就在身边，据说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我们期待着再次走进迷人的方山。

流年记

小院的主人

孙光

当初买房时，一眼就相中了这依山而建的带小院户型，为的是退休之后有事可做，也能圆自己的一个田园梦。那年秋后，搬进了收拾停当的新房，站在青石板铺就的小院路上，看着两旁用板砖隔成的几块小菜畦，不由踌躇满志，觉得院门一关，过着无忧无虑的闲适日子，我就是小院的“院主”了。殊不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第二年开春，我就开始忙碌起来，把菜地坚硬的泥土深深地翻了一遍，并掺入用豆粕沤好的有机肥。此时，小院围墙边栽种的蔷薇，褐灰色的枝条上像缀着碎玉，吐露出鹅黄的嫩芽。俗话说，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我不失时机地栽种了辣椒、茄子和西红柿等菜苗，并在院墙边角处种上了桂花、月季等花卉，使单调沉寂的小院，如同在泛黄的宣纸上点染了丹青，渲染出淡雅的色彩与勃勃生机。

小院渐渐变得热闹起来，先是麻雀们不请自来，旁若无人地闯入小院领空，在葡萄架上蹦蹦跳跳，叽叽喳喳，让葡萄架成了喧闹的小舞台。随后，它们飞落到土质松软的菜地里，动作麻利地扒个坑，在里面打滚，拍打着翅羽。邻居告诉我：“它们这是在洗澡，清理羽毛呢。”

虫子们则没有那么张扬，它们总是悄无声息，行动低调。蜗牛一边轻轻地蠕动着爬上刚刚舒展的菜叶，一边用吐出的黏液扯出银亮的丝线，仿佛在丈量着自己的地盘；潮虫则悄悄地从墙角处、石板下等隐秘处爬出来，一旦遇到威胁就迅速卷缩成一个圆圆的小球，我们小时候就叫它西瓜虫；辛勤的蜘蛛一夜之间就在墙角处织出了一张精美的网；蚂蚁的行动则非常诡秘，它们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有时是散兵游勇，有时是成群结队，默默而有秩序地忙碌着……

当夏日的阳光洒满小院时，茂密的菜叶被照得透亮，叶脉像绣在绿绸上的丝线。绿叶婆娑，刚结下的辣椒像涂了蜡，光润油亮；茄子像晒足了日光浴，浑身褐紫；西红柿则像淡染胭脂，透着红润……美中不足的是，它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上，有的像长了雀斑似的，隐现着褐色斑点，那是虫子们正偷

偷地品尝着我的劳动果实。

如何对付菜上的虫子？栽种之初，我就打定主意，坚决不打农药，以免损害健康，污染环境。我请教邻居、朋友，得到了许多“偏方”，什么用烟头或干辣椒泡水，用醋和洗衣粉调配，各种办法我都试了，效果并不理想。我没想到看似简单、悠闲的种菜，不仅浇地、除草等十分辛苦，还要与虫子展开一场残酷的斗争。最后，我干脆放弃灭虫，选择顺其自然，心中还自我安慰：虫子吃不了多少的！

最烦人的是，一只胖胖的白猫也经常光顾小院。它从院墙铁栅栏的空隙中钻过，优雅地跳入院内，时而在墙角处的桂花树下小憩，时而在菜地里散步。有时，我发现菜地里多了一处隆起的松土，好奇地扒开一看，是又臭又硬的猫粪便。气愤之余，我找来两根长铁棍横安在铁栅栏上，使其空隙更小，心想这回它应该进不来了。谁知，那天又见它在院里漫步，我抓起一只拖鞋扔过去，眼见它从小小的围栏空隙中柔软地钻出去，还不忘回过头来蔑视地瞅我一眼。其实，我内心并不想伤害这只猫，只是想让它明白，这里不欢迎它而已。不过，它似乎根本不理我的茬，依然我行我素。

闲暇时，我喜欢沏一杯绿茶，坐在客厅的落地窗前阅读书籍，累了就抬眼望一望小院里鸟语花香、蜂来蝶往的景致，让心灵得到滋养和抚慰。有时很想置一把躺椅于葡萄架下，让夕阳透过藤蔓织出的绿网，金箔般地洒向正蜷在椅上看书或打盹的我，想必会更加地惬意和有情调。但我随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承受不了热情的蚊子们那蜂拥而至的吻。

现在，我早已没有了当“院主”的想法，选择尊重自然、共享时光。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规律，处处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和烦恼。在这小小的院子里，鸟虫和花草似乎才是真正的主人，它们用自己的方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生态画卷，谱写着一曲曲生命的乐章，为小院增添了生机和韵味。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主人，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要学会尊重每一个微小的生命，才会慢慢读懂小院里蕴藏的生活密码。